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呂氏春秋集解卷七至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録監生臣李如梓

謄録監生臣于希賢

春秋集解卷七

宋 呂本中 撰

莊公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宫桷

左氏傳二十三年秋丹桓宫之楹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穀梁傳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桓公以惡莊也

杜氏注桷椽也

武夷胡氏傳丹楹刻桷疑若小失而春秋詳書於策御孫以為大惡何也桓公見殺於齊則不能復而

盛飾其宮夸示仇人之女乃有亂心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正者也御孫知為大惡而不敢盡言春秋謹禮於微正後世人主之心術者也故詳書於策斥言桓宮以惡莊為後鑒也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

穀梁傳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

泰山孫氏曰桒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十四年即位此年如齊逆女公即位二十四年年三十七歲矣始得成婚於齊者文姜制之不得以時而婚爾故其母喪未終如齊納幣圖婚之速也

武夷胡氏傳穀梁子曰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或曰常事不志歲事之常也親迎可以常乎則其說誤矣所謂常者其事非一有月事之常則視朔是也有時事之常則蒐狩

是也有歲事之常則郊祀雩祭之類是也有合禮之常則婚姻之納幣逆女至歸之類是也凡此類合禮之常則不志矣其志則於禮不合將以為戒者也若夫崩薨卒葬即位之類不以禮之合否而皆書此人道始終之大變也其於親迎異矣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穀梁傳入者内弗受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

義不可受也

泰山孫氏曰公親迎于齊不俟夫人而至失夫之道也婦人從夫者也夫人不從公而入失婦之道也

武夷胡氏傳何以不致不可見乎宗廟也姜氏齊襄公之女入者不順之詞以宗廟為弗受也婚義以正始為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弑閔孫邾之亂兆矣莊公不勝其母越禮踰時俟仇人之女薦舍於宗廟以成好合

辛使宗嗣不立弒逆相仍幾至亡國故春秋詳書

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罪為後戒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左氏傳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

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

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

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公羊傳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覿者何見也用者何

用者不宜用也

杜氏注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莊公欲奢夸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

武夷胡氏傳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以見宗婦大夫之妻也公事曰見私事曰覿見夫人禮也曷為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於宗廟則不可以臨羣臣故以私言之也覿用幣何以書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

處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公子牙慶父之亂兆矣春秋詳書正始之道也

大水

呂氏曰政有不得於此則災變見乎彼理之必然也人君覩此而知所戒懼則危亡之禍何從而至哉春秋之世多水災其必有所為矣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杜氏注羈蓋曹世子也先君既葬而不稱爵者微弱

不能自定赤曹僖公也盖為戎所納

辨疑曰案曹羈者義同鄭忽爾

劉氏意林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赤之為者與鄭伯突無以異突因宋赤因戎皆奪其君然而春秋一貶之無上下之異者春秋治治不治亂者也使鄭忽曹羈事親而孝為上而禮在喪而哀將事而恭大夫順之國人信之雖有宋武之衆突赤之孽何緣而起然而君臣交爭兄弟為仇者上有失故下

得也

郭公

杜氏注經闕誤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左氏傳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

穀梁傳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高郵孫氏曰諸侯之大夫天子賜之邑使之歸國則書氏書字鄭祭仲魯單伯陳女叔是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氏傳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杜氏注長歴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　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杜氏注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今書六月而傳云唯者明此月非正陽之月也　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劉氏權衡曰夏書記日食之變季秋月朔亦有伐鼓之事豈必正陽之月哉儻夏禮與周不同乎然日有食之變之大者人君當恐懼修省以荅天意豈但非正陽之月則安而視之哉春秋所以書者蓋譏其不鼓于朝乃

鼓于社又用牲爾

穀梁傳鼓用牲于社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

武夷胡氏傳案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為大變人君所當恐懼修省以荅天意而不敢忽也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官鼓

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僕凡軍旅田役賛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修省以荅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

伯姬歸于杞

武夷胡氏傳其不言逆何也逆者非卿其名姓不登於史策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也大夫来逆名姓已

登於史策足以志其失矣猶書歸者以別於大夫之自逆者也猶書歸者紀伯姬是也自逆者莒慶齊高固是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左氏傳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杜氏注門國門也

冬公子友如陳

杜氏注諸魯大夫出朝聘皆書如

二十有六年春公無春字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襄陵許氏曰以伐戎致大伐戎也齊魯伐戎而中國崇也隱桓以来世有戎盟至於莊公戎始變渝我是以有濟西之役於此伐戎戎義已勝矣

曹殺其大夫

劉氏傳大夫無罪而君殺之非也雖有罪不以歸於京師亦非也孔子曰大夫殭而君殺之義也由三

桓始也此之謂也

泰山孫氏曰稱國以殺不以其罪也不書名字者脫之

武夷胡氏傳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也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是也義繫於人則兼書其名氏楚殺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洩冶之類是也然殺大夫而曰大夫與謀其事何也與謀其事

者用事之大夫也見殺者不得於君之大夫也所謂義繫於殺者罪在於專殺而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也故止書其官而不録其名氏也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命也其有罪則請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殺也及春秋時國無小大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告於王朝有罪無罪皆專殺之而不以歸於司寇無王甚矣五霸三王之罪人而葵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

故春秋明書於策備天子之禁也凡諸侯之大夫方其交政中華會盟征伐雖齊晉上卿止録其名氏至於見殺雖曹莒小國亦書其官或抑或揚或奪或予聖人之大用也明此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杜氏注宋序齊上主兵徐國在下邳鄆縣

劉氏意林伐徐小事也而亂王者之制王者之制固

曰諸侯不專征諸侯不專征是以屬之方伯連率令齊以其事小其衆少而因使宋主之是則人自為政與諸侯無霸異以異物蓋有其變微而其損大者此之類也不可不正也

武夷胡氏傳案書伯禽嘗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為魯患舊矣是年春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為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其不致者役不淹時而齊宋同會則無

危殆之憂矣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左氏傳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廵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杜氏注伯姬莊公女洮魯地

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參譏之也公及杞侯伯姬俱失正矣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氏傳陳鄭服也杜氏注二十二年陳亂而齊納敬仲二十五年鄭文公之四年獲成於楚皆有二心於齊今始服也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

伊川先生解同志而盟非率之也

辯疑啖子曰諸侯同志而盟

武夷胡氏傳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有諸

侯同欲而書同盟此盟鄭伯之所欲而書同盟者也凡盟皆小國受命於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也其有小國願與之盟非出於勉强者則書同盟所以志同欲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至是齊桓强盛有霸中國攘外裔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焉有畏服之心其得與於盟所欲也故特書同穀梁子所謂於是而後授之諸侯是也其授之諸侯齊侯得衆也視他盟為愈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左氏傳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陸氏微旨啖子曰凡大夫既沒則不名原仲所以書字也

武夷胡氏傳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私行也人臣之禮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竟何以通季子之私行而無貶乎曰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之表也祭伯以寰內諸侯而來朝祭叔以王朝大夫而來

聘尹氏以天子三公來告其喪誣上行私表不正矣是故季子違王制委國事越竟而會葬齊高固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婚其後陳莊子死越喪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名縣子而問焉曰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諸焉得而哭諸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末流可知矣春秋深貶王臣以明始亂備書諸國大夫而無譏焉則以著其效也凡此皆正其本之意

呂氏曰凡此一歲之中公會杞伯姬于洮公子友如陳葬原仲杞伯姬來莒慶來逆叔姬皆為非禮然則治平之世聖王在上惟能使人克己復禮而已爾使人克己復禮春秋所為作也

冬杞伯姬來

左氏傳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陸氏纂例趙子曰合禮者悉常事不書豈有二百四

十二年内女唯兩度歸寧乎盖知非禮而來故書

𩔖

劉氏傳伯姬之來也已亟非禮也

武夷胡氏傳左氏曰歸寧也禮父母在歲一歸寧若歸而合禮則常事不書其曰杞伯姬來者不當來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春會于洮矣冬又歸魯故知其不當來也來而必書春秋於男女往來之際嚴矣

莒慶來逆叔姬

穀梁傳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内也不正其接内故不與夫婦之稱也范氏注接内謂與君爲禮也夫婦之稱當言逆女劉氏權衡曰莒慶之來不得復曰逆女亂於逆君夫人者也然則書叔姬自其理然豈惡其接内哉凡大夫而越竟逆女此誠春秋所貶者然而以謂書叔姬者不與夫婦之稱不亦謬乎

劉氏意林莒慶非有君命也叔姬非適諸侯也何以得書予以公之自主之公之自主之則敵敵則書

矣凡喜怒哀樂愛惡者人之情所不免也人之情

所不免而無禮義之制則放而不反是以聖人物

為之防使人廢心而任禮禮然而然不以私意損

益其間未始有物者也每若是而天下服矣

杞伯來朝

杜氏注杞稱伯者蓋為時王所黜

襄陵許氏曰齊桓之令行乎天下為幽之盟而春秋

授之諸侯考莊二十七年所書如此則諸侯之風

和平可知雖云未盡合乎先王之禮蓋日易約也宣桓之功美有孚于幽而盛於首止相為終始也宣王大雅言韓侯出祖盛顯父侯氏之燕胥言韓侯娶妻懿韓姞諸婦之光寵者使人用是以觀中興之風故春秋每書列國之事以昭霸者之勲樂人之遠於禍亂而嘉其熏重往来如齊桓晉文之興庶幾乎大雅之美矣是以知凡志天下禍亂之變皆咎王霸之失道也

呂氏曰滕薛杞爵號不同皆口授傳寫小國多誤爾

公會齊侯于城濮

杜氏注城濮衛地將討衛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

衛人敗績

左氏傳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

頹也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

命取賂而還

陸氏纂例啖子曰凡外戰先書被伐之國以及來伐者葢戰之道以主及客也主人服則不戰凡戰不書及交為主也如秦初伐晉而退而晉復追之至河曲而戰之類也

泰山孫氏曰前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衛侯不至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不服罪也以衛主齊者衛受伐也春秋之義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故曰衛人及齊人戰不地者戰於衛也

武夷胡氏傳春秋紀兵及者為主齊人舉兵而伐衛衛人見伐而受兵則其以衛及之何也齊人舉兵乃奉王命聲衛立子頽之罪以討之也為衛計者誠有是罪則當請歸司寇服刑可也若惠儆康叔不泯其社稷使得自新亦惟命則可以免矣今不徼詞請罪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為志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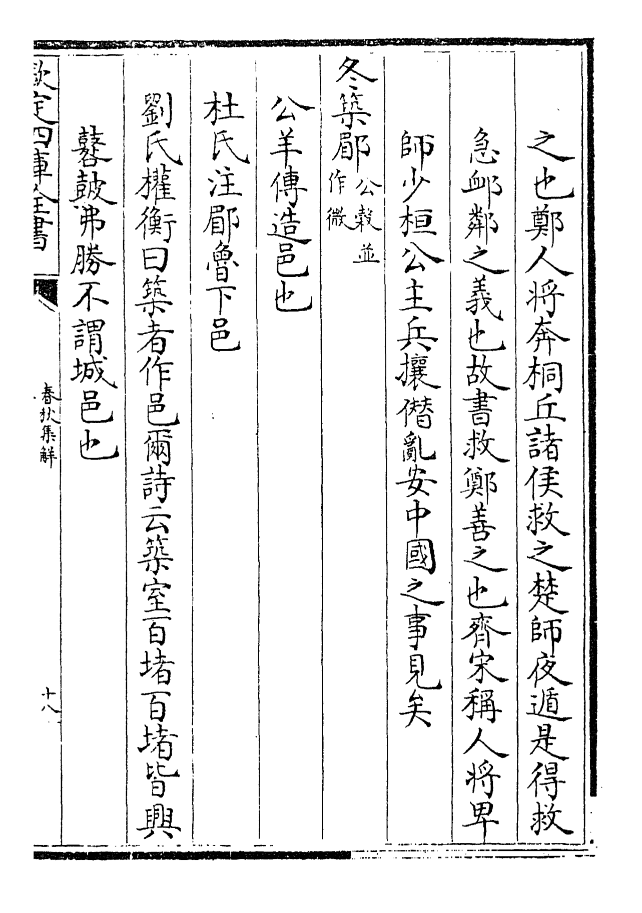
夏四月丁未邾（公作邾婁）子瑣卒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邾人救鄭（公有妻人）

左氏傳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乗伐鄭入於桔柣之門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穀梁傳善救鄭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楚令尹子元無故以車六百乗伐鄭入自純門是陵弱暴寡之師也故以州舉外



之也鄭人將奔桐丘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
急卹鄰之義也故書救鄭善之也齊宋稱人將卑
師少桓公主兵攘僭亂安中國之事見矣
冬築郿公穀並作微
公羊傳造邑也
杜氏注郿魯下邑
劉氏權衡曰築者作邑爾詩云築室百堵百堵皆興
鼛鼓弗勝不謂城邑也

武夷胡氏傳功大曰城小曰築

大無麥禾

杜氏注書於冬者五穀畢入計食不足而後書也

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無水旱螽螟之災而書無麥禾譏教令之無經農失其業也

劉氏意林大無麥禾此言為國者之不可以無九年之蓄也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三九二十七年則餘九年之食百官之奉賓客之

禮不外求而足雖有水旱如堯湯之久而上下不憂今莊公在位二十八年矣而麥禾曾不足以待國用所謂寄生之君也

蘇氏曰是歲未嘗有水旱螽螟之災而書大無麥禾何也劉向春秋說曰土氣不養稼穡不成也沈約宋志言吳孫皓時嘗有之苗稼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饑闔境皆然連歲不已此則所謂大無麥禾也

武夷胡氏傳麥熟於夏禾成在秋而書於冬者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寖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杪而書

臧孫辰告糴于齊

左氏傳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公羊傳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為臧孫辰之私行也曷為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

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

穀梁傳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内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為内諱也

杜氏注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

陸氏纂例趙子曰譏臧孫為政而無蓄也故以自行為文

劉氏意林臧孫辰告糴于齊此言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敝也務農重穀節用而愛人則倉廪實不知為此事至而憂之何其末與魯人悦其名而以急病讓夷為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節用為罪此王政之務本也

武夷胡氏傳劉敞曰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

者言如齊則其詞緩告糴於齊則其情急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廏

左氏傳新作延廏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杜氏注日中春秋分也治廏當以秋分因馬向入而修之今以春作故曰不時

公羊傳新延廏者何修舊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

穀梁傳延廏者法廏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為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

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廏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劉氏意林延廏者天子之廏非諸侯之廏也南門者天子之門非諸侯之門也所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矣延廏之僭非莊公也過在可革而不革故曰新南門之僭自僖公始罪在不可為而為故曰新作夫春秋之紀略常事簡小事謹大事所以經後世非史官之任也

泰山孫氏曰惡不愛民也冬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則民饑矣延廏雖壞未新可也莊公春新延廏不愛民力若此

夏鄭人侵許

襄陵許氏曰許以近楚自齊之霸未會諸侯故鄭侵之以求好焉蓋自是後許從中國矣

秋有蜚

左氏傳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

公羊傳記異也何氏注蜚者臭惡之蟲也南越盛暑所生非中國之所有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蘇氏曰紀雖滅而叔姬守義於酅故繫之紀賢而録其卒葬

武夷胡氏傳紀已滅矣其卒之何見紀侯去國終不能自立異於古公亶父之去故特書叔姬卒而不卒紀侯以明其不爭而去則可能使其民從而不釋則微矣

城諸及防

左氏傳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杜氏注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而致用杜氏注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昬正而栽杜氏注謂今十月定星昬而中於是樹版榦而興作日至而畢杜氏注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

辨疑趙子曰此但依先後次第或甚者先之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公敎並有師字次于成

辨疑趙子曰魯蓋欲會齊圍郕至成待命聞郕已降故不行耳然疑事無質但當存而勿觧

秋七月齊人降鄣

公羊傳鄣者何紀之遺邑也

杜氏注鄣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鄣城蓋齊以兵脅使降附

陸氏纂例趙子曰鄣則降服為附庸

辨疑啖子曰鄣自是小國爾

高郵孫氏曰郕降於齊師是時齊魯之師相會圍郕不降我而獨降齊非齊師能使之降郕自降爾齊人降郕非郕欲降也齊降之爾

常山劉氏曰郕微弱小國齊肆其強力脅而服之也不書郕降而曰齊人降郕以齊之強故罪之深以郕之弱故責之薄春秋之義抑強扶弱而已若郕降於齊師則義在責魯

呂氏曰強以兵威劫服之也管仲所以相其君者功

業可見矣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杜氏注以賢録也

武夷胡氏傳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紀侯既卒不歸宗國而歸于酅所謂秉節守義不以亡故而睽婦道者也故繫之於紀而録其卒葬先儒謂賢而得書是也賢而得書所以為後世勸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泰山孫氏曰凡救日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孔子書

鼓用牲者止譏其用牲爾非謂九月不鼓也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左氏傳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杜氏注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

濟盖魯地

襄陵許氏曰齊桓伐郳伐鄭伐徐皆以宋人主兵而

與公會于城濮而後伐衛與公遇于魯濟而後伐

戎以是知桓公之霸不自恃也用人之能以為能集人之功以為功故其用兵行師每資武於宋桓而取策于魯莊其治國也一則仲父二則仲父遂能力正天下澤濟生民

齊人伐山戎

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其愛之何也桓内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

乎爾燕周之分子也貢賦不至山戎為之伐矣

杜氏注山戎北狄

武夷胡氏傳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自管仲得政至是二十年未嘗命大夫為主將亦未嘗興大衆出侵伐故魯莊十一年而後凡用兵皆稱人者以將卑師少爾今此安知其非將卑師少而獨以為齊侯何也以來獻戎捷稱齊侯則知之矣夫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内無因國外無從諸

侯越千里之險爲燕闢地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乎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以事外夷舍近政而貴遠畧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爲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稱退師名陵責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强楚自服乎觀此可以見聖人强本治内柔服遠人之意矣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何氏注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為也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杜氏注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左氏傳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穀梁傳軍得曰捷

武夷胡氏傳軍獲曰捷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伐山戎以其所得功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後世宰臣有不賞邊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

秋築臺于秦

穀梁傳不正罷民三時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内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為燕闢地魯外無諸侯之變内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惡内也

杜氏注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

冬不雨

公羊傳記異也

伊川先生觧一歲三築臺明年春城小穀故冬書不雨閔之深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范氏注小穀魯地

泰山孫氏曰魯邑曲阜西北有小穀城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左氏傳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於諸侯宋公請先

見於齊侯夏遇於梁丘

杜氏注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

劉氏傳何以書我接之也則其先宋何宋主齊也宋何以主齊齊遠而宋近也席則有上下室則有奥阼諸侯之事重主輕大主小近主遠貴主賤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左氏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於梁氏女公子

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於稷門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

公羊傳曷為不言剌之為季子諱殺也曷為為季子

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季子之遏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曰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弒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飲之無傫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為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杜氏注牙慶父同母弟僖叔也飲酖而死不以罪告

故得書卒

陸氏微旨季子愛義俱立變而得中故夫子書其自

卒以示無譏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左氏傳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於黨氏

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閔公莊公庶子於是年八歳

公羊傳路寢者何正寢也

穀梁傳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絶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杜氏注公薨皆書其所詳凶變

陸氏微旨趙子曰君必終於正寢以就公卿也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若蔽於隱是使小人女子得行其志也莊公正終而嗣禍分位不明而閨帷不修也故宗嗣素定之兵權散主之閨闈嚴飾

之小人女子不尸重任賢良受託卑足交輔則簒

弑之禍曷由而至哉

武夷胡氏傳莊公以世適承國不為不貴周公之後

奄有龜蒙不為不强即位三十有二年不為不久

薨于路寢不為不正而嗣子受禍幾至亡國何也

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分而主威不立得

免其身幸矣

呂氏曰公薨于路寢正也正則何以書死生之變國之大事得其正則為萬世法不得其正則有危亡顛覆之慮故君子慎之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公穀作乙

左氏傳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

公羊傳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

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

武夷胡氏傳昔舜不告而娶恐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君子以為猶告也莊公失時越禮謬於易基乾坤詩始関雎大舜不告而娶之義甚矣而子般乃孟任之所自出也胡能有定乎雖享國日久獲終路寢而嗣子見殺幾至亡國有國者可不以為戒哉

公子慶父如齊

穀梁傳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

陸氏微音啖子曰書公子慶父如齊見臣子之罪也此言弒君之賊臣子不能討之又非君逐而去故明書如齊以見其罪淳聞於師曰齊為霸主而不能討又許其來惡可知也

劉氏權衡曰慶父雖殺子般未敢便取其國利閔公

之幼而立焉其如齊者直告立君也

武夷胡氏傳子般之卒慶父弑也宜書出奔其曰如

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昔成王將終

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

也宰臣召公奭命仲桓南宫毛取二干戈虎賁百

人於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

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

也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可知矣今莊公幼年

即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於餘丘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始而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以示後世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

狄伐邢

杜氏注邢國在廣平襄國縣

襄陵許氏曰春秋戎先見荊次之狄次之而荊暴於

戎狄又暴於荆當惠王世戎狄荆楚交伐諸夏使無齊桓攘服定之豈有周天子哉

春秋集解卷七

春秋集解卷八

宋 呂本中 撰

閔公 名開莊公子惠王十六年即位閔謚也在國逢難曰閔索隱曰系本名啟避漢景帝諱作開

元年春王正月

武夷胡氏傳不書即位内無所承上不請命也莊公薨子般卒慶父夫人利閔公之幼而得立焉是内

不承國於先君也案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未有諸侯之薨而不告於王者也職喪掌諸侯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未有諸侯之子主喪而王不遣使者也今魯有大故不告於周閔既主喪而王不遣使是上不請命於天子也内無所承上不請命故不書即位正人道之大倫也

齊人救邢

左氏傳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穀梁傳善救邢也

武夷胡氏傳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吳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

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兵者春秋之所甚重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獨至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其稱人將卑師少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左氏傳葬莊公亂故是以緩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公穀並作洛姑

左氏傳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

使名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

杜氏注落姑齊地

季子來歸

左氏傳季子來歸嘉之也

穀梁傳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

杜氏注季子公子友之字

陸氏微旨季友之出不書何也曰慶父之難季子力不能正違而去之權也君立見召而來義也故聖人善其歸不譏其去以明變而得中進退不違道也

劉氏傳慶父專魯則曷為名季子季子之賢內得於國人外聞於諸侯則未知其以是為說與不得已與抑將圖之與季子至而國人授之以政百姓歸

焉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君何以不誅非不誅也勢未能也

武夷胡氏傳桒左氏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其曰季子賢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自外至者為歸是嘗出奔矣何以不書莊公薨子般弒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奔恥也魯國方危内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為落姑之盟以請於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没其恥故不書

弃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隱惡而
揚善舜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孔子也為尊
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春秋也明此可以畜納
汙之德樂與人為善矣

冬齊仲孫來

左氏傳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
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
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

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

劉氏意林桓公不務修霸主之義討有罪扶微國而更使智計之士覘伺虛實令慶父極惡魯君再弑此由桓公仲孫謀不臧之蔽也故奪其君臣之常辭以見君使臣不以禮臣事君不以忠聖人法之所禁也故田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

請討之夫事君之義舍孔子無可為者矣豈嘗沮

其君以齊人尚强待其自斃哉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杜氏注陽國名盖齊人偪徙之

陸氏纂例啖子曰移其國於國中而為附庸也

呂氏曰聖人作春秋功過不相掩齊人遷陽强以兵

力刼遷之罪之甚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左氏傳速也

公羊傳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為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何氏注時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其言於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為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也

陸氏纂例趙子曰禮記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喪服小記曰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正與大傳同則諸侯不得禘禮明矣是以祭法云有虞氏禘黄帝舜祖顓頊顓頊出於黄帝則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也夏后氏亦禘黄帝義同舜也殷人禘嚳殷契出自嚳祖周人禘嚳義與殷同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為其疏遠不敢褻狎故也鄭玄注祭法云禘謂配祭昊天上帝於圜丘也蓋見祭法所説文在郊上謂為郊之最大者故為

此說爾祭法所論禘郊祖宗者謂六廟之外永世不絶者有四種爾禘之所及冣遠故先言之爾又云祖之所自出謂感生帝靈威仰也此何妖妄之甚此文出自讖緯始於漢哀平間偽書也故桓譚賈逵蔡邕王肅之徒疾之如讎而鄭玄通之於五經其為誣蠹甚矣或問曰若然則春秋書魯之禘何也荅曰成王追寵周公故也故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其義也郊禘天子之禮社與

嘗諸侯所自有撰禮者見春秋書嘗社以為郊禘同遂妄言爾魯之用禘蓋於周公廟而上及文王文王即周公之所出故也此祭唯得於周公廟為之閔公時遂僭於莊公廟行之以其不追配故直言莊公而不言莊宮明用其禮物爾不追配文王也問曰左傳云烝嘗禘於廟何也答曰此謂見春秋經前後祭祀唯有此三種以為祭名盡於此但據經文不識經意所以云爾又見經中禘于莊公以為諸廟合行之故妄云禘于

武公僖公襄公皆妄引禘文而說祭爾問者曰若非時祭之名則禮記諸篇所說其故何也曰禮記諸篇或孔門後末流弟子所撰或是漢初諸儒私撰之見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為時祭之名見春秋唯兩度書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各自著書不相符會理可見也且春秋文二年公羊云大事祫也毁廟之主陳於太祖陳者明素皆藏於太祖廟今但出而陳之也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升者

明自本廟而來升也禮記曾子問篇云祫祭於太廟祝迎四廟之主明毀廟之主皆素在太廟故不迎也又云非祫祭則七廟五廟無虛主並無說禘為殷祭處則禘不為殷祭明矣問曰若禘非三年喪畢之殷祭則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何也答曰此左氏之妄也左氏見經文吉禘于莊公以為喪畢當禘而不知此本魯禮也不合施他國故左氏亦自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即明諸國無禘了可知矣又左氏自相違背亦

可見矣或曰禘非殷祭則論語云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何也荅曰既灌之後至於饋薦則事繁而生懈慢故夫子退而嫌之注家不達其意遂妄云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為躋僖公故惡之且祫祭之時固當先陳設座位位定之後乃灌以降神郊特牲云既裸然後迎牲明牲至即殺之以獻何得先裸然後設位乎問者曰王制所云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信如鄭

說予荅曰撰此篇者亦緣見春秋中唯有禘烝嘗
三祭謂魯唯行此三祭遂云爾若信如鄭注諸侯
每歲皆朝即遠國来往須歷數時何獨廢一時而
已又須往來常在道路如何守國理民予問者曰
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又云
夏礿秋嘗冬烝此即以禘為大祭而時祭闕一時
義甚明著也荅曰禮篇之中庸淺鄙妄此篇為甚
故云四代之官魯兼而用之又云君臣未嘗相弑

也其鄙若此何足徵乎鄭玄不能尋本討原但隨文求義解此禘禮輙有四種其注祭法喪服小記則云禘是祭天注毛詩頌云禘是宗廟之祭小於祫注郊特牲則云禘當為禴注祭統王制則云禘是夏殷之時祭名殊可怪也

劉氏意林吉禘于莊公說者以禘為諸侯之禮也何繆歟不王不禘禘之為王禮明矣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虞之所自出黄帝也而祖顓

頊夏之所自出黄帝也而祖則禹商之所自出嚳也而祖契周之所自出嚳也而祖文王今魯既用天子禮樂而祖周公故其禘也則主文王矣禘者帝也帝者天子之號也諸侯不得祖天子故禘不及諸侯也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此上下之殺也言禘郊者皆先禘後郊此以祖考之遠近為次禘之先郊猶祖之先宗也非以禘祭天而郊享帝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言魯之郊禘則先

郊而後禘此魯之郊主后稷而禘文王驗也左氏曰魯有禘樂賔祭用之禘非諸侯禮又明矣

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氏傳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於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於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

公羊傳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

劉氏權衡曰所謂君弑賊不討不書葬者言比其葬時而賊未討則不書葬也既葬而後乃討賊賊雖已討葬猶不追書也此閔公是已討賊雖遲而葬在討賊之後則葬得書此陳靈公是已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慶父使卜齮賊公於武闈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不地者仲尼親筆也觀於删詩在諸國則變風皆取在魯則獨編史克之頌或問吾黨有直躬者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則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後世縁此制為五服相容隱之條以綴骨肉之恩春秋有諱義葢如是禮記稱魯之君臣未嘗相弒者葢習於經文而不知聖人書薨不地之旨故云爾然則諱而不言弒也何以傳信於將來曰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弒之實何為無以傳信也凡君終必書其所獨至於見弒則沒而無所其情厚矣其事亦

白矣非聖人能修之乎後世記言之士欲諱國惡則必失其實直書無隱又非臣子所當施之於君父也而春秋之法不傳矣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作邾婁

左氏傳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

穀梁傳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

武夷胡氏傳夫人稱孫聞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莊公忘親釋怨無志於復讎春秋深加貶絶一書再書又再書而不諱者以為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絶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為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無憤疾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叔牙之弑械成於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圉人犖卜齮之刄交

發於黨氏武闈之間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當是時魯君再弑幾至亡國其應不亦憯乎春秋以復讎為重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武夷胡氏傳公子出奔譏失賊也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弑慶父主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也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設以聖人處之期月

而已可矣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克乎及閔公再弑慶父罪惡貫盈而疾之者愈衆季子忠誠顯著而附之者益多外固强齊之援内協國人之情正邪消長之勢判矣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不得肆其姦此明為國者不知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矣世儒或言用魯之衆因齊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易而季子不能故書夫人孫邾慶父奔莒所以深惡其緩不討賊

則非也以絳侯勃之果陳平之無誤將相交歡而內有朱虛外連齊楚以制諸吕庸人宜易於反手然太尉已入北軍士皆左袒猶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也況於慶父巨姦七百里之侯國革車千乘而三十年執其兵柄其植根深矣其耳目廣矣其用物弘矣而以為戮之其勢甚易此未察乎難易遲速之幾者也

吕氏曰屬文比事春秋教也以經文觀之夫人慶父

有罪自可見矣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傳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柰何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魯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於争門者是也或曰自争門至於吏門者是也

陸氏微旨不言齊侯使高子高子奉使合宜受命不

受辭也

武夷胡氏傳高子齊大夫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其稱子賢之也何賢乎高子莊公薨子般卒閔公弒慶父夫人亂乎內魯於是曠年無君齊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絶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以為美談至於久而不絶曰猶望

高子也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其不曰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氏傳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禄位余焉能戰及狄人戰於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强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及敗衛之遺

民立戴公以廬於曹杜氏注曹衛下邑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乗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武夷胡氏傳衛康叔之後蓋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臣昔嘗謂河南劉奕曰史氏記繁而志寡如班固載諸王淫亂等事盡削之可也奕曰必若此言仲尼删詩如牆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録於國風而不削乎臣不能答後以問延平楊時時曰此載衛為戎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

前因以是說攷於歴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鄭弃其師公穀作棄

左氏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名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

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夫人臣之義可則竭節而進

否則奉身而退髙克進退違義見惡於君罪亦大矣不書其奔其意何也曰髙克見惡於君其罪易知也鄭伯惡其卿而不能退之以禮兼棄其人失君之道矣故聖人異其文而深譏焉

常山劉氏曰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髙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逺之不能使髙克將兵而禦敵於竟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名衆散而歸髙克奔陳公子素惡髙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

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觀此詩序則鄭棄其師之道灼然著矣

武夷胡氏傳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案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志同力

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帝時景延廣專權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為相出延廣於外一制書所敎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以五季之末維翰能之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道何政之為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春秋集觧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卷九

宋 吕本中 撰

僖公 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惠王十八年即位僖謚也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

武夷胡氏傳不書即位内無所承上不請命也閔公薨夫人孫于邾慶父出奔莒公於是焉以成風所屬而季子立之内無所承也嗣子定位於初喪而

魯使不告於周明年正位改元而周使亦不至於魯又明年服喪已畢而不見於京師上不請命也承國於先君者父子之倫請命於天王者君臣之義今僖公内無所承上不請命不書即位正王法也是故有四海而即天王之位者受之於天者也有一國而即諸侯之位者受之於王者也受之於天者必奉若天道而後能保天下受之於王者必謹守王度而後能保其國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公作陳

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氏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公羊傳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也

穀梁傳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

事然美齊侯之功也

伊川先生解齊未嘗興大衆此稱師責其衆可救而徒次以為聲援致邢之不保其國也

杜氏注聶北邢地夷儀邢地

陸氏纂例啖子曰凡救當奔命而往救次失救道也

蘇氏曰先言次而後言救案兵待事卒能救邢故以救終之也

武夷胡氏傳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

譏救邢之不速也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為善遂伐楚次于陘美之也救而書次其次為貶救邢次于聶北譏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故救患分災於禮為急而好攻戰樂殺人者於罪為大　又曰書邢遷于夷儀見齊師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邢以自遷為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興師亦聖人之所與乎邢姬姓也而狄伐之天子不能正至於遷徙

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也以王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左氏傳哀姜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

穀梁傳夫人薨不地地故也

楚人伐鄭

左氏傳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

泰山孫氏曰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始見於經十四年入蔡稱荆二十三年來聘始進稱人二十八年伐鄭稱荆反狄之今曰楚人伐鄭者以其兵衆地大漸通諸夏復其舊封比之小國也

蘇氏曰荆自此交通中國春秋始以人書之然猶君臣同詞凡書其君臣者皆特書也

常山劉氏曰楚自此浸强矣故稱人焉然終齊桓之世只稱人而不得與中國之會盟者為齊桓能制

其強也至十有七年齊桓卒楚於是乎始横十有九年則已盟於齊矣書曰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二十有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用此見中國衰微楚人浸張爾至其秋之會則書曰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楚於是大張位列於陳蔡之上而書爵矣

武夷胡氏傳楚稱人浸強也莊公十年敗蔡師虜獻

舞固已强矣然獨舉其號者始見於經則本其僭竊之罪正其僻陋之名著王法也二十三年來聘嘉其慕義乃以人書二十八年伐鄭惡其荐食復其號舉至是又伐鄭也亦書人者豈許其伐國而人之乎會中華執盟主朝諸侯長齊晉其所由來者漸矣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公作邾婁人于檉公作打

左氏傳盟于犖謀救鄭也杜氏注犖即檉也地有二名

杜氏注欆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欆城

九月公敗邾公有師于偃公作纓

左氏傳公敗邾師于偃虚丘之戍將歸者也杜氏注虚丘邾地邾人既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戍虚丘欲以侵魯

杜氏注偃邾地

武夷胡氏傳欆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咸與焉則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會邾人于欆又敗邾師于偃於此責公無攘外患安中國之誠矣凡此類皆

直書其事而義自見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

吕氏曰公方會霸主而遽敗邾師君子以齊桓之服

諸侯僅矣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公作犂穀作麗獲莒挐

左氏傳莒人來求賂杜氏注求還慶父之賂公子友敗諸酈獲

莒子之弟挐

杜氏注酈魯地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公羊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弑公也然則曷為不於弑焉貶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

杜氏注不稱姜闕文

劉氏意林哀姜與乎亂殺二子幾亡國齊桓討而誅之是也此上之所以行乎下君之所以行乎臣霸者之所以行乎諸侯之義且哀姜安可復配宗廟復臨羣臣哉魯以臣子不得討而齊以霸主得舉

法故臣子可縁霸主之命以尊宗廟霸主亦可縁
天子之法以絶魯私請今齊以公義誅之而魯以
私意請之是魯之不忍也而不可通於春秋故去
姜氏以見焉異乎文姜文姜殺夫雖臣子得絶之
矣哀姜殺子終不可以子故讐母唯霸主得行焉
爾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左氏傳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

穀梁傳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劉氏權衡

曰邑亦謂之城爾若不謂之城當謂之何哉定之方中之詩曰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其辭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又曰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由此而言文公先從居而後建城市不得云衛未遷也

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楚丘衛邑也魯城之非正也曷為無譏焉曰王政不行外寇交至齊桓為霸主有存亡繼絶之功從其令亦所以自安也故通其

變以示不失正也不言齊命爲桓公諱也不繫於衛示無譏也若云城衛楚丘則彼我俱非也凡變而不失其正者皆以諱爲善

武夷胡氏傳楚丘衛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木瓜美桓公而夫子録之意豈異乎不與專封正王法也木瓜有取焉善衛人之情也曷爲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城楚丘略而不書城邢詞繁而

不殺何也案周制凡封國大宗伯儐司几筵設黼扆内史作冊命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者也衛人渡河野處漕邑許穆夫人閔其亡而載馳賦文公徙居楚丘而後百姓悦則其國固嘗亡滅而不存矣城楚丘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也邢遷于夷儀經以自遷為文則其遷出於已意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是為同惡相恤以從簡書故詞繁而不殺美救患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

亡其有功於中華甚大為利於衛人甚博宜有美詞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故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呂氏曰先儒以謂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夫所謂專封者以此地畀此人也則謂之專封固不可也如同時諸侯有相滅亡天子不能令方伯不能救天下諸侯力能救而復之則是蹈仁而踐義也而以是

為專封是嫂溺援之以手而以為罪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穀並作夏

左氏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宫之竒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公羊傳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

曷為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

穀梁傳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

遂借道而伐虢

伊川先生解虞假道而助晉伐虢虢之亡虞實致之故以虞為主下陽邑也虢之亡由此故即書滅

杜氏注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

陸氏微旨曰滅虢之事實晉為主以虞首惡其意何也晉侯貪而亡親滅人之國其罪易知也虞君職為上公受人之賂遂其强暴以取滅亡其惡至矣故聖人以為首焉

武夷胡氏傳桉孟子晉人以垂棘之璧屈産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宫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然則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强暴滅兄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為首乎春秋聖人律令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唐髙宗賜其臣長孫無忌金寶繒錦欲以立武昭儀雖無忌終不順旨君子猶議其没於利而不反君賜也矧受他人之賂遂其强暴者乎國而曰滅下陽邑爾其書滅

何也下陽虞虢之塞邑猶秦有潼關蜀有劍嶺皆國之門戶也潼劍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而虞虢亡矣

襄陵許氏曰書鄭伯突入于櫟不書入鄭書虞師晉師滅下陽不書滅虢觀物有要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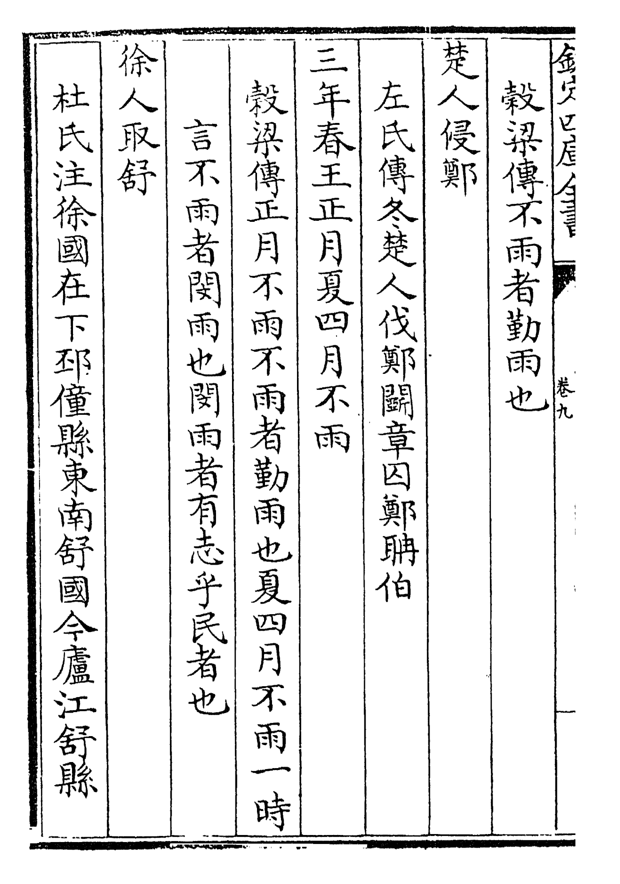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公作貫澤

杜氏注實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貫字相似江國在汝南安陽縣黄國在弋陽縣

左氏傳服江黄也杜氏注江黄楚與國也始來服齊故為合諸侯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盟于貫服江黄也荆楚天下莫强焉江黄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魏申好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及庸蜀彭濮八國之人共為犄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荆楚之慮周矣

冬十月不雨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

楚人侵鄭

左氏傳冬楚人伐鄭鬭章囚鄭聃伯

三年春王正月夏四月不雨

穀梁傳正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夏四月不雨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徐人取舒

杜氏注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舒國今廬江舒縣

高郵孫氏曰舒國也徐人取之而不言滅者舒之宗祀復存未嘗見滅也舒者附庸之國服屬於楚徐人自楚取之使之屬徐也趙子曰凡得國而不書滅者不絶其祀也此說是也

襄陵許氏曰僖公之頌曰荆舒是懲則舒蓋荆與國是以徐人取之蓋倚齊魯故易如此

六月雨

穀梁傳六月雨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

也

武夷胡氏傳雨云者喜雨也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

左氏傳謀伐楚也

穀梁傳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

諭乎桓公之志

杜氏注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謀伐楚也或曰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在江黄獨不與焉則安知其為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竒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為正也江人黄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竒也次陘大衆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黄人各守其境案兵不動以為八

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於名陵而盟禮定循海以歸而濤塗執然後及江人黄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為犄角之勢明矣此大會而末言者善是謀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穀有季字公穀並作涖）

左氏傳齊侯為陽穀之會来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杜氏注涖臨也

公羊傳涖盟者何往盟乎彼也其言来盟者何来盟於我也

穀梁傳涖者位也范氏注盟誓之言素定今但往其位而盟前定也

襄陵許氏曰公蓋有故不會陽穀是以季友如齊涖盟用是見桓之寛政優簡於諸侯而信之誠德亦既信矣

楚人伐鄭

左氏傳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

棄德不祥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左氏傳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絶也蔡人嫁之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

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

公羊傳潰者何下叛上也其言次于陘何有俟也時楚强大卒暴征之則多傷士衆桓公先犯其與國臨蔡蔡潰兵精威行乃推以伐楚楚懼然後使屈完

来受盟修臣子之職不頻兵血及故詳録其止次

穀梁傳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為知所侵也遂繼事也

杜氏注陘楚地潁川名陵縣南有陘亭

劉氏傳此伐楚也曷為次于陘止師以修文告之命古者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賔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賔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歳貢終王不祭則修意

不祀則修言不享則修文不貢則修名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故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伐國者蓋賓之也非殘之也次于陘義矣

泰山孫氏曰桓之病楚也久矣故元年會于檉二年盟于貫三年會于陽穀以謀之是時楚方强盛勢陵中國不可易也蔡楚與國故先侵蔡侯其兵震威行然後大舉蔡既潰遂進師次於敵境陘楚地

蘇氏曰二年楚人侵鄭三年楚人伐鄭齊桓公會諸侯于陽穀為鄭謀楚將以諸侯伐之而未行桓公與蔡姬乗舟于囿蕩公公懼禁之不可公怒歸之而未絶也蔡人嫁之至是因諸侯之師以侵蔡蔡師潰遂伐楚責包茅之不入故蔡曰侵楚曰伐然蔡小國也以齊侵之不待諸侯諸侯之師實為楚動而春秋書其迹先侵蔡而後伐楚若以蔡故勤諸侯言私欲之害也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楚人方强齊將綏之以德故次于陘以待之既而楚屈完來求盟因而許之雖有諸侯之衆而不用葢伯者之師求以服人而已非若後世必以戰勝爲功也二十八年晉楚戰于城濮晉文公退三舍避楚楚成得臣從之不已而後戰方其退舍而楚還則文公亦將不戰矣由此觀之桓文之於用兵皆求服人而不求必勝也

武夷胡氏傳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竒也聲罪致討

曰伐伐楚者正也遂者繼事之辭而有專意次止也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桓公是徵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譬諸殺人者或曰人可殺歟曰可孰可以殺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矣國可伐歟曰可孰可以伐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矣楚雖暴横憑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為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為善以義正名則

君臣之分嚴矣書遂伐楚譏其專矣樂與人為善

苟志於善斯善之矣書次于陘楚屈完来盟于師

盟于名陵序其績也

夏許男新臣卒

辨疑趙子曰許國與楚近蓋許男遇疾而歸卒於國

故不言卒於師爾若實卒於師而不言師則在師

遇疾而歸國乃卒即如何為文乎

劉氏意林以許男卒於師乎當曰卒於師卒於會乎

當曰卒於會今一無稱焉者此去其師與會而復之驗也春秋襃不失實貶不違理新臣之為人君不知命者也人之患莫大於不知命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必亂於理矣而後有容身茍免之恥而後有淫祀非望之惑燕昭秦始皇浚民竭國以自封焉不知命之蔽也

楚屈完来盟于師盟于名陵

左氏傳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名陵齊侯陳

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公羊傳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夷

交中國不絶如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荆

穀梁傳其不言使兵在屈完也于名陵得志乎桓公

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為僅矣

杜氏注名陵潁川縣也

陸氏微旨啖子曰来盟于師我在師也淳聞於師曰

楚蠻夷之强國也未嘗與中國為會屈完之佐楚

子而能從善服義得為臣之道故聖人特書族以

褒之

劉氏意林桓公之威可謂盛矣責楚之包茅則諾問昭王之不服則辭然而不以己力之有餘而加人此雖益賛于禹班師振旅之義何異凡人之情强則暴服則慴今齊强而不暴楚服而不慴俱捐其私以義理相勝者也苟以義理相勝而無喜怒愛惡之遷則王事純矣故不多齊之有功而多楚之服罪不貴楚之能拒敵而貴齊之能不遂也

泰山孫氏曰案元年桓公救邢城邢皆曰某師某師

此合魯衛陳鄭七國之君侵蔡遂伐楚書爵者以其能服强楚攘外患救中國之功始著也故自是征伐用師皆稱爵焉

常山劉氏曰楚屈完来盟于師盟于召陵彼自服而来求盟於我也如成二年袁婁之盟則異於是齊侯使國佐如師非服而来也畏晉之强而賂晉也晉受賂而與盟明我反及彼也故不曰来盟而曰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春秋於王道信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

武夷胡氏傳桓公帥九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强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諾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傲與同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强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

襄陵許氏曰楚之未服則侵蔡進師次陘以威之其既服也則退師名陵以禮焉若得或躍在淵之象者此楚之所以畏而慕之久而不能忘也

齊人執陳轅公穀並作袁濤塗

左氏傳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

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悅與之虎牢執

轅濤塗

公羊傳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

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

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於陳而伐楚則陳

人不欲其反由已者師不正故也不修其師而執

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左氏傳秋伐陳討不忠也

伊川先生解齊命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穀梁傳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

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泰山孫氏曰出踰二時

葬許穆作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公作慈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

許人曹人侵陳

左氏傳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

轅濤塗

蘇氏曰伐陳侵陳皆討濤塗之不忠也前曰伐當其

罪也後曰侵已甚也

武夷胡氏傳揚子法言或問為政有幾曰思斁昔在

周公征於東方四國是皇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

陳陳不果納執轅濤塗其斁矣夫桓公識明而量

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為憂也致勤於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惇遠國之信案兵于陘修文告之詞退舍名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存此心以進善則桓有王德而管氏為王佐矣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惜乎桓公假之不久而遽歸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怠也

桓德於是乎衰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知禮人不荅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曾可厚以責人不自反乎原其失在於量淺而器不宏也魏武纔得荆州而張松見忽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髙氏不朝成湯勝夏撫有萬方乃曰兹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

稱人以執罪齊侯也稱侵陳者深責之也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氏傳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

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見莊公二十八年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杜氏注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

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縊於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見四年

公羊傳以為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陸氏微旨曰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雖有愛父之心而乃陷之於不義俾讒人得志國以亂離

古人云小仁大仁之賊也其斯之謂歟

武夷胡氏傳申生愛父以姑息而陷之於不義而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何也春秋端本清源之書也內寵並后孽子配適亂之本也驪姬寵奚齊卓子嬖亂本成矣尸此者其誰乎是故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使後世有欲紊妃妾之名亂適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家國者知所戒焉以此防民猶有以堯母名門使姦臣逆探其意有危皇后太

子之心以成巫蠱之禍者

杞伯姬來朝其子

公羊傳與其子俱來朝也

穀梁傳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為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為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杜氏注伯姬來寧寧成風也

夏公孫玆公作慈如牟

左氏傳夏公孫玆如牟娶焉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公穀並作戴下同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左氏傳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杜氏注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大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大子以定其位

公羊傳曷爲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諸侯盟于首止

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

穀梁傳及其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諸侯盟于首止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

伊川先生解世子王之貳不可與諸侯列世子出諸

侯會之故其辭異

杜氏注惠王大子鄭也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

劉氏傳此一地也曷為再言首止善是盟也曷為善之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為是率諸侯會而盟之王室以安則是正乎不正不正則其嘉之何也王將以愛易世子諸侯莫知以争則不可以諫則不得桓公控大國扶小國會世子于首止以尊天王

為之也然而諸侯以睦天王以尊後嗣以定一會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

蘇氏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帥諸侯以定世子為義也然而諸侯不以王命而會世子世子不以王命而出會諸侯衰世之事也

武夷胡氏傳及以會尊之也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以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强臣扶弱主撥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

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後世論其班位有次於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上者則將奚正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上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叙禮秩而其義明使羣臣得伸其敬則貴有常尊上下辨矣經書宰周公祇與王人同序於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班位定矣

無中事復舉諸侯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大子踐阼是為襄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國之為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一否則奚貴中國矣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鄭伯逃歸不盟

左氏傳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杜氏注王恨齊桓定大子之位故召鄭伯使叛齊也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

武夷胡氏傳事有惡者不與為幸其善者不與為貶首止之盟善也犯衆不盟是以為貶故特平丘之盟惡也請魯無勤是以為幸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犯衆不盟是以為貶故特書曰鄭伯逃歸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

匹夫之事雖悔於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王惡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名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為主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春秋逃之者亦變之中

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於父子湯武之於君臣周公之於兄弟皆處其變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噫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而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左氏傳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

備故亡

杜氏注弦國在弋陽軑縣東南

泰山孫氏曰楚人滅弦者惡桓不能救也故弦子不名十年狄滅溫十二年楚人滅黄同此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左氏傳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竒諫弗聽許晉使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杜氏注上陽虢國都在弘農陜縣東南

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

公羊傳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為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穀梁傳執不言所於地緼於晉也范氏注時虞已包裹屬於晉

伊川先生解書執而不書滅自取也

陸氏纂例天子三公故不書名啖子曰春秋時以强

暴弱故執諸侯皆稱人亂辭也

劉氏意林虞之滅自夏陽始夏陽滅則虞亡矣宮之奇舟之僑之徒皆知之獨其君不知故春秋因大見其釁於滅夏陽而深没其迹於執虞公使天下之為人君者從而省之可以戒於此矣故曰家有既亡國有既滅由别之不别也可不大哀乎人君莫不惡亡而好存莫能固亡而保存是何也嗜欲之習近而憂患之來遠也

蘇氏曰不言晉之滅虞虞自滅也秦之取梁也書曰梁亡而不及秦以為梁自亡也

武夷胡氏傳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棄義趨利瀆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左氏傳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杜氏注新城鄭新密今滎陽密縣

襄陵許氏曰圍而不舉則亦服之而已有遺力者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氏傳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使復其所

穀梁傳善救許也

冬公至自伐鄭

穀梁傳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

泰山孫氏曰出踰三時

春秋集解卷九